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

搬出了“穷窝”，之后怎么办？

——对新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贫的调查

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耿丹丹 马呈忠

调查

曾经，新疆由于地域辽阔，一些乡镇远离主城区，地处高山、戈壁等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“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”问题突出。

现在，随着最后一批贫困农牧民搬离贫瘠的家园，新疆全区全面完成了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任务。

易地扶贫搬迁的新家园新在哪？搬出穷窝之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后续扶贫都采取了哪些措施？近日，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喀什地区、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脱贫攻坚重点地区采访调查。

平坦的道路、齐整的林带、崭新的民居、宽敞的校园、现代化的厂房……昆仑山脚下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，一座新城镇拔地而起。

这里是喀什地区叶城县阿克塔什镇。4月18日，在今年第一场春雨沐浴下，这个新疆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显得格外清新。“以前就在家带孩子，从山上搬下来后，住上了新房子，有了新工作。”乔迁新居的塔吉古丽·麦提吐尔地高兴地告诉记者，搬进安置区，居所海拔降了，生活水平高了，日子越过越好了。

去年入冬前，随着最后一批贫困农牧民搬离贫瘠的家园，新疆全区全面完成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任务，40146户16.94万人喜迁阿克塔什镇等新家园。

图为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阿克塔什镇乌瞰，这是新疆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，安置了1.4万人。 马甲兵摄

新家园 新希望

上下水、天然气、壁挂电暖气片，住上设施齐全的新房子，让叶城县阿克塔什镇搬迁户库都斯·玉努斯坦言“做梦都想不到”，“以前在山上不方便，做饭一烧柴，屋子也就得常打扫。现在不说别的，冬天暖气按一下，热乎气就来了，美得很！”

作为集中安置点和新成立的乡镇，阿克塔什镇安置了叶城县3个山区乡镇306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共1.4万人。镇党委书记钱国彪告诉记者，安置点配套建设了电网、道路、燃气等公共服务设施，还建有幼儿园、小学、卫生院、村民活动中心和花园广场。搬进来，马上就可以过上现代化生活。

易地扶贫搬迁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，关乎群众生活、生产和发展等方方面面。新疆各级党委、政府本着对人民负责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，严格论证、着眼长远、精心布局，高标准实施这项工程。

充分尊重群众意愿，保障群众知情权、选择权和参与权，是实施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关键。作为搬迁安置点，喀什地区泽普县桐安乡于2018年8月设立，群众期待离草场近些、耕地条件好些，先后形成了5个选址方案，最终确定了现址。“政策太好了，一定得好好干！”记者在这里采访了十几名搬迁农牧民，无论问什么问题，最后都会有这样的回答。

在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镇西南方向的国道旁，坐落着占地6500多亩的津南新村，漂亮的富民安居房分布在宽敞的柏油路两侧，农业设施温室区整齐划一。393户贫困家庭1249人告别高寒山区，在这里安了新家。

三年前，麦吐迪·图如普生活在距离策勒县城80多公里的山区恰哈尔乡，那里不仅交通不便，还连年遭受洪水侵袭，“以前还担心搬出来不习惯，没想到这么方便，孩子在附近小学上学，去县城医院看病一抬脚就到了”。

与硬件设施同步发生变化的，还有贫困群众的精气神。搬入地乡镇党委、政府通过组织开办“农民夜校”“乡村课堂”等对搬迁户进行技术培训，为他们脱贫致富加油鼓劲。许多贫困群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，领到了第一份工资，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。

新家园，新希望。“房子、环境、基础设施是看得见的变化，看不见的变化是易地搬迁群众对未来生活更加充满希望，心气更足了”。津南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、策勒县农业农村局驻村工作队队长陈鹏飞告诉记者，工作队组织贫困户接受种植培训，刚开始只有8户学习，后来增加到了80户。

新产业 新饭碗

近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考察当地脱贫攻坚情况时指出，“移得出、稳得住、住得下去，才能安居乐业。要住得下去就要靠稳定就业，务工是主要出路。”

对于新疆的易地扶贫搬迁而言也是如此。易地搬迁只是手段，搬迁后通过务工实现脱贫致富才是目的。

新疆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，坚持产业规划先行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。喀什地区对7.16万搬迁群众予以强化帮扶，地委书记李宁平表示，重点分类扶持就业创业、发展产业、补齐短板，保障搬迁群众稳得住、有就业、能脱贫、逐步致富。

走进喀什地区莎车县易地扶贫搬迁点——永安片区，2000座拱棚整齐排列，拱棚内菜苗长势喜人。艾尔肯·艾买尔一家四口原来生活在昆仑山深处，两年前搬到永安片区后，开始搞果蔬生产，他经过培训，还作为技术员在农业企业打工，全家收入从原来的1万余元增长到近5万元。

“易地扶贫搬迁不是简单的空间转移，关键是发展富民产业，让贫困户端上结实的新饭碗。”莎车县永安片区党工委书记习梁平介绍，安置点规划了设施农业、养殖业，引进了服装加工厂，将戈壁荒滩打造成“产业绿洲”。另外，公益性岗位、生态护林员岗位也成为安置贫困群众就业的渠道。

新疆一些安置点还以搬迁为契机，引进和培育新产业。在和田地区洛浦县杭桂镇和佳新村，共有224座温室大棚，其中90座种上了平谷大桃。“南疆光照足，昼夜温差大，平谷大桃在这儿有条件安家，成为洛浦的新名片。”项目运营方洛浦县平洛心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。

“以前种地只够温饱，搬到和佳新村后，才有条件考虑致富的事。”搬迁户古丽巴哈尔·买买提明每天除了照顾自家蔬菜大棚外，还到平洛心意农业科技公司务工，负责管护4座大棚，丈夫则是公司技术员，两人每月的工资收入超过5000元。

坐落在叶城县阿克塔什镇的新疆一铭金橡塑实业有限公司，瞄准核桃之乡叶城县及周边地区的林果包装市场，生产水果筐等塑料制品。“当地林果产量大，但没有大型果品包装企业，我们看中了这一市场的潜力。”公司负责人唐清华说，“生产操作比较简单，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手，目前有65名群众在企业上班。”

随着人口集聚，群众收入提高，搬迁地的服务行业也在展现活力。在叶城县阿克塔什镇，有130间商铺和1座农副产品交易市场。记者看到，沿街有服装店、水果店、通信器材商店、五金店，还有烤肉店、凉粉店、牛肉面馆等餐饮店铺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“这里是我们的乡村CBD，基本生活需求都能满足呢。”副镇长艾尼瓦尔·艾海提笑着说。

新身份 新社区

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，与新型城镇化建设、城乡融合发展相结合，与生态环境治理相结合，这是记者调研采访中的突出感受。在此过程中，搬迁户的身份变了，生产组织形式也变了。

一些贫困户迁入城区，从农牧民变身为新市民。和田地区洛浦县红桥小区地处闹市，吸纳了8个乡镇336户2137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。在这个小区，有5栋6层居民楼、1座6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和1座2000多平方米的集贸市场。

红桥小区所在的库拉买里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熊婷说，社区坚持以产定搬、以岗定搬，结合城镇化建设规划布局，采取“易地扶贫搬迁+脱贫产业+就业”模式，仅集贸市场就可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。市场作为集体财产，每年有100多万元租金收入，这部分收入用于给贫困户分红。

麦麦提江·扎克尔一家去年4月搬到新居后，在社区的帮助下，很快实现就业。他当上了保安，妻子成为保洁员，儿子开上了出租车。在社区扶贫车间——柔仙手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，哒哒哒的机器声响中，66名贫困群众正在赶制服装。图然妮萨·如则麦麦提说：“变化太大了，现在是出家门进厂门；爱人开挖掘机，收入更高，今年脱贫没问题。”

坐落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城区的昆仑佳苑社区，也是易地搬迁贫困户安置点。两年来，从山上搬迁下来的牧民已适应了城市生活，阿依努尔·胡达白尔地在城里看到商机，创办了手工艺专业合作社，主要制作礼服和结婚用品，生意越来越好。

与洛浦县红桥小区、阿克陶县昆仑佳苑社区居民不同，大部分易地搬迁贫困户农牧民身份未变，但是生产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。

喀什地区莎车县易地搬迁扶贫安置点永安片区，配建了良种羊、西门塔尔牛繁育中心。该中心施行政府主导、公司管理、合作社运营、贫困户参与的生产组织方式。项目运营企业——莎车县强牧畜禽良种繁育有限公司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分红协议，每年按每只商品羊价值的10%比例分红；协议期满后，贫困户可收回同等价值的商品羊或每只800元折合现金。

此外，农业也告别了一家一户经营模式，按“工业方式”组织生产。克州阿克陶县依托设施农业发展后续产业，利用集中安置点配建温室大棚，采取“公司+农户”经营管理模式，贫困户从农牧民变身为产业工人。他们将大棚流转给企业经营后，再受雇于企业，既有工资又有分红收入，还可规避经营风险。

着眼于改善生态，一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大力开展植树护绿，让戈壁滩、沙包地焕发生机，贫困户通过在护林员岗位就业实现脱贫。莎车县永安片区周边建有2.5万亩生态防护林，已种植120万株沙枣、胡杨、柳树等，绿洲轮廓日渐清晰。截至目前，已招录323名生态护林员，人均年收入达1.5万元。

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红桥小区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图为生活在这里的贫困户正在扶贫车间赶制服装。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

手记

『移得出』更要『稳得住』

□ 乔文汇

如果说“移得出”是新疆脱贫攻坚大文章的上篇，那么加大后续扶持力度，确保“稳得住”“能脱贫”就是文章的下篇。如何将下篇文章写细、写实，做深、做透？除了深入了解搬迁群众期盼，大力培育产业、实施就业帮扶等措施外，笔者认为，还应坚持推进“两化”。

一是坚持推进农牧区工业化。在新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大多配建了现代化厂房，引进了“卫星工厂”，发展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；结合农牧民生产传统，发展牛羊养殖；着眼生活需求，建拱棚、种果蔬，这对吸纳劳动力就业、促进贫困户脱贫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同时，着眼长远发展、持续增收，还应在引进上述产业基础上深度开发“原字号”，让土地成为原料供应大车间，结合一些安置点农牧区特点，培育、延伸产业链，实现以工促农、以工兴农。比如，畜牧养殖短期看前景很好，但规模上去了，分割加工能否跟得上，进而实现畜牧产品增值就是个问题；再如，蔬菜种植，是否可以制定相应规划，让这一产业迈向标准化、品牌化。其实，下游企业不一定建在安置点，只要对扶贫有带动作用，完全可以“不求所有，但求所用”。

二是坚持推进基层治理精细化。许多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山上，通过改变贫穷命运的迁移，稳步走上了脱贫致富路，但这一过程肯定有诸多不适应，很多习惯也是短期难以改变的。这就需要做好“融入”工作，乡镇、社区进一步加强服务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要坚持推进基层治理精细化。

新疆高度重视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群众工作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各有关地州、县市、乡镇和社区，特别加强了对搬迁群众的服务，乡镇领导、驻村工作队员、包户干部、村干部积极入户走访，宣传防疫知识，解决实际困难，赢得了百姓赞许。

然而，精细管理无止境，为民服务无止境。在部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还有许多管理和服务细节可以完善。比如，由于安置房都是一个样，有的群众晚上外出，会有找不到家的情况，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应为道路、民居添加一目了然的标识；还有的群众提出，通往县城的公交车频次应当再密一些。

另外，笔者建议在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同时，引入心理疏导课程、微信使用、充电卡使用、预防燃气泄漏等内容，因为有些看似习以为常的操作，在搬迁群众那里可能就是道难题。

案例

“古丽”们都去哪儿了

本报记者 乔文汇

新疆洛浦县杭桂镇和佳新村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村民古丽巴哈尔·买买提明正在大棚里务工。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

“古丽都去哪儿了？”一见到与记者同行的乡镇干部，叶城县启鸣纺织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培兰就问，“现在人手紧缺，大单不敢接呀”。

启鸣纺织公司坐落在新疆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——喀什地区叶城县阿克塔什镇，于去年2月投产，主要生产手套。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里，伴随着富有节奏的织机声，100名员工正在忙碌。

“手中的订单，做到6月份没问题。”陈培兰说，但是量大活急的单子不能接，现有员工赶不出来。如果无法按时发货，耽误上几天可就麻烦了。

与陈培兰一样，新疆一铭金橡塑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唐清华也感叹“招人难”。记者在阿克塔什镇采访当天，有4名员工第一天到这家企业上班，而企业原计划要招10个人。“都知道就业的好处，就连我这样过去不出村的妇女都来工作了，村里哪还有闲人？”首次上岗的吐逊古丽·麦麦提说。

叶城县所在的新疆南疆地区以少数民族居多，女性名字常带“古丽”二字，是花儿的意思。与过去不同，随着观念的转变，产业扶贫、就业扶贫、生态扶贫等持续推进，“古丽”们纷纷走出家门，成为产业工人，甚至创业者、致富带头人。乡亲们就业门路多了，企业招工自然比以前难度大了，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阶段性“用工荒”。

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政府通过产业先行、开发公益性岗位等，确保搬迁贫困户稳定增收。为了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安心务工，南疆乡村企业都配建了托幼所，有专人负责看护孩子。目前，阿克塔什镇产业园入驻了7家企业，累计解决了205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。

“突突突、突突突……”与记者约好的采访时间快到了，塔吉古丽·麦提吐尔地骑着电动三轮车一溜烟似的赶来。“要去参加免费健康体检，还有工作要做，忙得很。”她从山上搬到阿克塔什镇后，将分配的蔬菜大棚流转了出去，自己在蔬菜合作社打工，有了租金和工资两份收入。

“过去忙完农活，就凑在一起晒太阳、唠家常，妇女很少出去打工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白天我都不给姐妹们打电话。”塔吉古丽·麦提吐尔地说，阿克塔什镇的特点除了“新”就是“静”，白天街上、村头静悄悄的，少有闲人。

“古丽”们都忙了起来，企业人手不足该如何解决呢？陈培兰坦言，“其实，也并不是一直缺劳动力，大单子来了，才需要临时救急。进驻乡村的企业，多是劳动密集型，对技术要求也不是特别高，经过培训很快就能上手。”因此，她建议，可以参考“共享员工”模式，闲的企业可派员工到忙的企业暂时工作，既保证了生产，也不影响员工收入。

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
邮 箱 jjrbyxdc@163.com